

## 堂表亲戚们

就在坦基·梅茨格即将被判刑前，我在被人诱逼和扭住手臂的情况下给联邦法院艾勒法官写了一封信，原因是他家人对他的案子牵肠挂肚。我与坦基是表兄弟，他姐姐尤妮斯·卡尔格得知我熟悉艾勒，逼我出面求情。我与艾勒多年前就相识。当时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，我在七频道主持一个电视节目，辩论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。后来，我主持了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宴会，我与艾勒身穿宴会服，相互握手微笑的照片随后出现在几家报纸上。

当坦基的上诉被驳回(本该如此)，尤妮斯给我打了电话。她开口就热情洋溢地大叫一声，惊得我浑身颤抖。她在平静之后说，我必须施加我的影响，“很多人说你跟法官是朋友。”

“法官不是那样……”我制止道，“有些法官可能是，可是艾勒不是。”

尤妮斯逼得更紧，“求求你，艾扎，别把我推开。坦基会被判高达十五年的刑。我说不清整个的情况。至于说他的同

伙，我是说……”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。她在说他那群罪犯同伙。坦基如果不想让他们密令动手了结他，必须保持沉默。

我说：“我多少明白了。”

“你不同情他？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？”

“你与大伙儿生活得不同，艾扎，可是我常常说，你非常爱梅茨格家的人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

“而且过去的日子里，你很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。”

“我永远忘不了他们。”

她又失去控制。她为何抽泣得如此厉害，任何专家，甚至明察秋毫的专家都难说出所以然。她不是因为脆弱，这个我不敢肯定。尤妮斯不是易碎的碗碟。她像她已故的母亲，坚强、不屈，有毅力。她可敬的母亲直率、头脑简单，很原始。

说“我永远忘不了他们”是个错误，因为尤妮斯把自己看作她母亲的代表，她如此哭泣，部分是代沙娜哭。我宁静的办公室电话里从没有传出过这样的声音。儿子是重罪犯，对沙娜是奇耻大辱。老太太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伤害！这个仍不承认母亲已去世的尤妮斯，只知道自己痛哭，而这原本应由她母亲承受。

“别忘了我妈妈特别宠你，艾扎。她说你是天才。”

“她是这么说过。家里人的看法而已，世人没这么看。”

尤妮斯为拉斐尔(坦基的真名)求情,可坦基并不把他的姐姐放在眼里。

“你们——你们两人——保持联系吗?”

“他不回信,也一直不回电话。艾扎!我要他明白,我很关心他!”

回首往事,我心情激动,神采飞扬,但闻听此言,顿感情绪低沉,无精打采。尤妮斯为什么会这样说话,真让人难以接受。如今的超级市场及借贷公司的墙上都有“我们很关心您”这样的话。也许是因为她母亲不懂英语,也许也因为尤妮斯孩童时说话结巴,而现在流利了,能像最出色的美国人那样说话了,便很得意。

我不能说“看在上帝的分上,别给我胡扯”。相反,我不得不安慰她,她有心脏病——夹心蛋糕般脆弱的心脏病。我说:“你放心,他知道你的感情。”

虽然他是个恶棍。

不,我不能一口咬定表弟拉斐尔(坦基)真是恶棍。是她姐姐的喋喋不休逼得我(弄得我快疯了)夸大其词。他与恶棍来往,但市政委员会委员、市政官员、新闻记者、大型建筑公司,以及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人都与恶棍来往——恶棍出手慷慨,而这些恶棍并不是恶贯满盈的。我可以指出更大的恶棍。如果我是但丁,就会详尽地把一切都写出来。

我问尤妮斯为何找我(不用多聪明就能看出,是坦基让她

找的)。她说：“你是名人。”

她指的是多年前的事。当时我独创了一个“著名审判”的电视节目，并担任节目主持人。我当时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。我以全班优等生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。几家主要的律师事务所都邀请我，并给我好的职位，可被我一一拒绝。我觉得自己精力旺盛，充满活力（精力过剩），不能保证在市中心这些声名卓著的事务所里行为不出格。于是，我突发奇想，编了一个电视节目，名叫《法律之庭》，由来自芝加哥、西北、德保尔或约翰·马歇尔的优秀学生，重新审理法律编年史里重大的、臭名昭著的案子。我们挑选学生时侧重于他们的机智，而非学府的知名度。最残忍的辩论者是几位夜校学生。律师显然有机会施展各种能耐，如狡辩、招摇撞骗、厚颜无耻、出其不意、自我陶醉等等。我的作用是挑选娱乐型的参加者（辩护方与原告及其律师）并把他们介绍给观众、掌握进程——一定好基调。选案例时，得到了我妻子的帮助（我当时的妻子也是个律师）。她对涉及民权的刑事诉讼案兴趣颇浓。我偏爱个性奇特、性格神秘、解释模棱两可的案件，这种案例可看性不强，可事实证明我拥有导演这些舞台剧的诀窍。节目前，我一向在瓦巴希大街弗里策尔酒店为参加人员设一顿晚宴。自己吃的是老一套——一块大排，半生不熟，倒上一小杯罗克福尔<sup>①</sup>色拉调味

---

① 商标名。

酱。甜点是圣代冰淇淋，一边吃圣代，一边吞巧克力，其中夹着不少烟灰。我不是炫耀自己。早年的这种热情和鲁莽后来得到克制，现在已荡然无存，否则我有可能变成“小丑”，用《剧艺报周刊》的话说，一个“滑稽角色”。我很快看到，那些由我引导辩论的聪明的年轻人（主要是那些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活跃分子，他们早已在寻找顾客，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）对我的古怪行为特别欣赏。弗里策尔酒店的晚宴使他们大为放松。在节目过程中，我引导、刺激、放任他们你争我斗，并驾驭他们。结束时，我妻子塞贝尔<sup>①</sup>（我妻子叫伊莎贝尔，因她肤色较深，我就叫她塞贝尔）大声宣读陪审团的裁决和法庭的判决。参加辩论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大律师，成了显贵。塞贝尔与我离婚后，先后嫁了其中的两个人。她最终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了成功，成了名人。

艾勒法官当时是个年轻律师，曾不止一次应邀参加我们的节目。

因此，三十年后，在我亲戚们的心目中，我还是《法律之庭》的主持人和明星，还是媒界的名人。有些东西魔力无穷，永不衰竭。我仿佛是德国的哪个傻瓜或笨蛋，赚了大笔的钱。我现在知道，在尤妮斯心里，我不仅是一个媒体名人，而且是个神秘人物。“离开芝加哥的几年里，你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

---

<sup>①</sup> 英语中 Sable 的含义是黑貂或紫貂。

干吗，艾扎？”

“没有。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五年，在兰德公司工作，一个搞特殊研究的智囊团。我在那里搞研究，写报告，进行分析。我这里所供职的这家私人集团公司，为银行做着类似的研究工作……”

我想消除神秘——驱散艾扎·布罗德斯基的神话，但像“研究”及“分析”这样的字眼，在她听来犹如从事间谍工作。

几年前，尤妮斯做了一次大手术，出院时她对我说，偌大个世界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说她丈夫厄尔“感情上不可依靠”（她想说的是他很小气）。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离家。一个在和平队<sup>①</sup>，另一个即将从医学院毕业，忙得没工夫看她。我请尤妮斯外出吃饭之前，先在湖滨路我的公寓里喝点酒。她说：“这么多阴森森的老房间，黑乎乎的旧画，一条条叠起来的东方地毯，还有外文书……而只有一个人生活（意思是说，我不必为八元钱的一张煤气账单与配偶吵个天翻地覆），你一定有女友吧——女性朋友？”

她在影射“男人问题”。我生活在这个阴沉、奢华的公寓里，难道它掩盖了我变得怪诞的事实？

不，那也没有。（对尤妮斯来说）只是一个人而已，没有新奇的地方，没什么新奇的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，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。

但是，回到我们的电话谈话，我终于从尤妮斯的嘴里听出，是坦基的律师建议她给我打电话的。她说：“坦基今晚从亚特兰大城飞回来，”——赌博——“想明天吃晚饭时见你。”

“行，说我在门罗街‘意大利村’饭店见他，晚上七点，楼上私人小包房。让他问领班找我。”

坦基 1946 年退役后，我还没与他真正聊过，而那时交谈还是可能的。约十年前，我们有一次在奥黑尔邂逅。当时我要上飞机，他将乘下一班班机。他当时是联合会的实权人物（这与我近来从报纸上得知的一致）。他在人群中看到我，将我介绍给他同伴。“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著名的表兄，艾扎·布罗德斯基。”他说。与此同时，我脑中出现一个奇怪景象：在悬浮于我们头顶的一个游魂面前，我们俩显得多么滑稽。坦基的身材像职业橄榄球员，使人联想到此人鸿运高照，人到中年，拥有自己的俱乐部。宽宽的脸像玫瑰色迈森<sup>①</sup>瓷品，留着鬃曲的金胡子。他的牙齿又大又方。该用什么词儿恰到好处地描述这时的坦基？肥头大耳，滔滔不绝，维生素充足，有权有势，富贵而傲慢。以取乐的方式展览他的表兄——光头艾扎，眼睛像猩猩，扁平的圆脸，天真的神色更像动物园里的野兽——长手臂，橘红头发。我身上发出的所有信号，都不会引起别人的尊重，与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性杰作丝毫不沾边。这时，我脑中掠

---

① 德国城镇，自 1710 年以来以其瓷制品闻名于世。

过一件事。这个世纪初，曾有人问毕加索，法国的年轻人在忙些什么，他回答说：“年轻人，在忙我。”可是，我从未表现或代表过任何事物。坦基逗乐式地把我作为知识分子介绍给他的同伴。我不介意被看作聪明人，可坦白说，我为被视为知识分子而感到羞耻。

反过来看坦基。他在那一行里干得很出色。他属于身材魁梧一族，做一件外套需半亩地面积大小的布，吃伊莱酒店的纽约窄牛排，集百万本钱飞到棕榈泉、拉斯韦加斯、百慕大。坦基还在说：“在我们家族里，艾扎是天才。至少是其中之一，我们家有两三个天才。”

我不再是具有光明前程、聪明好学的法学院学生——事实如此。既然我曾经因被视为家族中“希望的玫瑰”而得意过，这么挖苦也是合理的。

我不知道坦基的幕后合伙人是谁，也许是托尼·普罗文扎诺，或者是萨利(巴格斯)·布里古利奥，也许是美国国际工人兄弟会<sup>①</sup>保险集团的多尔夫曼。不会是杰米·霍法，霍法当时在监狱里。否则，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，我会认出他。我们认识他这个人，因为战后，我与坦基同受雇于亲戚米尔蒂·里夫金。米尔蒂当时开了一家旅馆，据说霍法也有股份。霍法与他那伙人只要到芝加哥来总住那里。我当时给米尔蒂的儿子

---

<sup>①</sup> 由美国卡车司机、汽车司机、仓库工人和佣工等组成。



哈尔当老师。哈尔极其机敏狡诈，不肯用功读书。由于他迫切想做事，米尔蒂就让他负责旅馆酒吧，那年他才十四岁。有年夏天，他父母觉得让他当经理很有趣，当推销酒的人找到米尔蒂时，他说：“你得找我儿子哈尔。他负责进货。去找那个长得像埃迪·坎托<sup>①</sup>的年轻人。”他们会发现，办公室里是个十四岁的男孩。我在那里督促哈尔，教他独立离格（他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）的用法规则，同时监督他工作。这是个令其父母骄傲无比的出色小孩。

自然，大部分时间我待在酒吧，因此认识了霍法那帮人。他们几乎都是粗人，只有哈罗德·杰宾斯彬彬有礼，谈吐中，至少与我谈话时，流露出书生气。其他人非常粗野。堂兄米尔蒂想与他们较量，男人对男人，阳刚之气，但他错了。他根本无法在这场自找的挑战中取胜。他也很粗野，原则上接受虚无主义，可是他缺乏压倒一切的领导者意志。他不可能说出恺撒大帝说的话。当警卫接到命令不让恺撒通过时，恺撒说：“与你争辩还不如杀了你更容易。”霍法却正是这样的人。

坦基当时刚退役，米尔蒂雇佣他查出拖欠税款者的财产，这是米尔蒂的副业。驱逐出门是惯用的手段。表弟坦基（拉斐尔）正是通过米尔蒂·里夫金见到了雷德·多尔夫曼。曾经当过拳击手的雷德·多尔夫曼，是霍法与芝加哥犯罪团伙间的中

---

<sup>①</sup> 埃迪·坎托(1892—1964):美国能歌善舞的喜剧演员。

成堆时，唯有常遇遗憾的人理解我。这些麻烦发出了信号，可我缺少破解信号的密码。

“意大利村”在第一国家银行对面，我的办公室在第一国家银行第五十一层（那些内向弯向上环绕，一直向上）。“意大利村”是城内为数不多设有私人包厢的酒店，它用于供人进行诱骗或欺诈活动。它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，用一串串灯泡及旋转灯装扮得像小意大利<sup>①</sup>的圣人白日狂欢节。它也让人联想起靶场以及表现主义的舞台布景。禁令已消失，旧的大环商业中心为幢幢写字楼取代，于是，“意大利村”成了一个体面的地方，音乐界所有明星都熟悉这个地方。来访的著名女歌唱家及伟大的男中音歌唱家唱罢抒情曲，会来这里饱食意大利调味饭。墙上挂有艺术家亲笔签名的照片。不过，这地方仍保留肉食气息：红酱般的血、脚臭味的乳酪饼以及从海泥里聚拢起来的无脊椎动物做成的菜。

很少谈到个人私事。“你在街对面工作？”坦基说。“是的。”如果他问我日子过得怎样，我会说，六点起床打室内网球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到办公室后，先读《纽约时报》《华尔街日报》《经济学人》以及《巴伦周刊》，看看秘书准备好的一些打印材料以及信息资料，记录重要事件，之后就把一切全置之度外，把上午余下的时间全用于自己的私事。

---

① 指在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。

表弟坦基没有问我日子过得怎样。他提及了我们各自的年龄——我大他十岁——并说我年纪大了，嗓音变得深沉了。不错。我深沉的男中音只在献献小殷勤上增加点魅力。晚宴上给女士让座时，女士可沉浸在深沉的男中音中。或当我安慰尤妮斯时——天晓得她需不需要安慰——我那些语无伦次的低语好像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。

坦基说：“出于某种原因，你与所有的堂表兄弟保持联系，艾扎。”

我回答的低沉声音模棱两可。我以为不该提及他在联合会的生涯或者提及他最近的审讯，即便是暗示也不应该。

“告诉我，米尔蒂·里夫金出了什么事，艾扎。我退役回来时，他与我断绝了来往。”

“米尔蒂现在生活在阳光地带<sup>①</sup>。他娶了旅馆的总机接线员。”

坦基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关米尔蒂的惊人消息，因为我知道堂兄米尔蒂曾经非常想拉霍法进一步参与旅馆的经营。霍法有钱库，是养老基金会，成亿的钱。米尔蒂很壮实，近乎肥胖，长着一张俊俏的鹰脸，一脸骄傲。不加节制的身体穿着过分华丽，俗不可耐，目光里流露出目空一切和好斗的神情。他很会赚钱，但性情暴躁，发怒时拔拳就打，危险可怕。他经常

---

① 指西起加利福尼亚州，东至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一带。

打架，近乎疯狂。他前妻利比体重达二百五十磅，穿着高跟鞋在旅馆里颠东颠西，大家常暗称她“不怕死的金发女郎”（她的金发是自己染的）。利比招待客人、记账、管理、威胁、痛骂厨师长、解雇管家、雇佣酒吧招待，无所不能，自己打扮得像个歌舞剧演员。为了能制约米尔蒂（他们与其说是夫妻莫如说是生意伙伴更合适），她减少自己的工作量。米尔蒂好几次向霍法抱怨他的一个伙伴个人账没结清。那个伙伴——一下子记不起他的名字来，为了停车而在他克莱斯勒的前挡风屏上贴了一张牧师标签——把米尔蒂打倒在大厅地上，又差点将他扼死。这事件引起了罗伯特·福·肯尼迪的注意，他当时出来找到霍法，发传票要堂兄米尔蒂到麦克莱伦委员会去做证。疯子才去做证，与霍法的人作对。听说传票将到时，利比大叫说：“瞧你做了什么？他们会把你剁成肉酱！”

米尔蒂出逃了。他开车到纽约，在伊丽莎白女王街往他的凯迪拉克装东西。他不是独自一人，有总机接线员陪着他。他们是爱尔兰美国大使的座上宾（是通过德克森参议员以及参议员的特别助手朱利叶斯·法尔卡什联络上的）。在美国大使馆逗留期间，米尔蒂买下后来建都柏林新机场的那块地，然而他买错了地。之后，他与他未来的妻子飞到欧洲大陆，乘一架运输机，载着他那辆凯迪拉克。飞行时，他们玩着纵横字谜游戏。在罗马着陆……

我省去这些细节，没有告诉坦基，他可能知道其中不少

事。再说，他见多识广，这些事不值一提。谈及霍法或逃避传票就如谈及什么忌讳的事。坦基当然被迫拒绝通常联邦提出的豁免权。接受它是致命的。联邦调查局在威廉斯-多尔夫曼案中使用电话窃听以及其他的证据的事公开后，人们对此更能理解了。消息如：“告诉默尔，如果他不以我方条件将他公司的控制股份卖给我们，我们就毁了他。不止他一人，我们也会劈死他妻子，卡死他孩子。而且请你告诉他的律师，我们也会给他、他妻子及孩子同样待遇。”

坦基本人不是杀手。他是多尔夫曼的生意人，是他法律及财务方面的人员。但他曾受命去威胁那些不痛快合作或付款的人。他曾在精美漆面的桌上掐熄雪茄，将人家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砸得粉碎（我想，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主意不坏）。这涉及到几百万的美元。对无关紧要的事他不会发作。

很自然，谈及霍法会让坦基生气，因为他也许是少数几个知道霍法是如何失踪的人。我自己大量看书读报（出于对一个有牵连的表弟的关心），迫不得已相信，霍法在去底特律进行“和谈”会议的路上，上了一辆车，当即被敲碎了头，很可能被人谋杀在汽车后座上。他的尸体在一台机器里被粉碎，在另一台机器里化为灰烬。

坦基的神情及脸上的浮肿——牵涉命案秘密的水肿——都说明他对这些情况知之甚多。这给他带来危险。他为此得进监狱。有关机构认为，他顽固不化，将对他严加提防。他需要我

做的只是给法官写封私信。“尊敬的法官，呈于您的陈述是关于被告拉斐尔·梅茨格的。我家里要求我以法官朋友的身份求情。我充分信任陪审团的出色工作。但是，我努力说服你在审判中给予仁慈。梅茨格的父母是体面的善良人……”也许还会加上，“从他一出生我就认识他”，或者“我参加了他的割礼<sup>①</sup>”。

下面这些方面法庭不会给予注意：他是个大孩子；坐高脚童椅的孩子里没见过有他这般大的；他脸上依然带着出生时的神情，就是那种宁静、可爱的傲慢神情。其情形就如西班牙的谚语所说的：

神形终生永随，  
直至进入坟墓。<sup>②</sup>

神赐的，或像大多数人喜欢说的，遗传的特征，即便在腐朽和毁灭时都存在。我们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，只是程度不同。我的骨架窄小，但类似的特征显而易见：脸颊上的皱纹，鼻子末端的转向，最明显的是下唇趋向饱满——嘴巴朝感觉世界做功时的方式。你还可以从老家的——正统教派，完全不同类型的人——同族人的照片上辨认出以上这些特征。可是，蓄胡男人

---

① 犹太教、伊斯兰教里出生时的宗教仪式。

② 原文为西班牙语。

的颧骨、大头盖骨下的宽额、隐蔽的双眼带着凝滞目光露出吃惊的神情，这些特征从他们后代脸上依然清晰可辨。

两个表兄弟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相互审视着。坦基鄙视我，这不是秘密。怎么可能是秘密？表哥艾扎·布罗德斯基，讲话用词古怪，表达的意思从未真正清楚，动机令人琢磨不透，明显是个怪物。他学弹钢琴，被吹为奇才，在金博尔大厦（欧洲落难音乐大师的诺亚方舟）引起极大轰动。他在康普顿<sup>①</sup>百科全书编辑室工作，编一本杂志，研究语言——希腊语、拉丁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——而且还研究语言学。

我曾错误地理解美国。对于讲究实际的人来说，只有一种语言，那就是霍法的语言。坦基属于霍法之流——从大半的必要条件看，基本上与肯尼迪之流相似。如果不说真话，就是说假话。如果不心狠手辣，就是心慈手软。而且我们别忘了，头头入狱期间，坦基作为他们的干事，曾经管理过一个大公司，而该公司拥有的房地产比曼哈顿蔡斯银行拥有的还多。

再回过来看艾扎：他没有从事音乐，也没有从事语言学，他对大学的空谈家们失望后，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出了名。他也没有当律师，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。明星向来不从事具体的事务。他爱上了一个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手。单相思，结果并不理想，她忠于她的丈夫。艾扎的妻子组织电视节目，精明

---

<sup>①</sup> 康普顿(1892—1962):美国物理学家,获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得出奇，但她也无法使他务正业。事实很明显，艾扎天生不是个愿意合作的人，而且也没有在这方面长进的可能，于是，她满怀踌躇，离开了他。她像堂兄米尔蒂的妻子利比，将自己看作婚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，统治的一方。

坦基想将艾扎这样的人变为什么样的人呢？艾扎并不被动。艾扎确实有人生计划，但他的计划不为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。事实上，他似乎没有同代人。他只与活着的人有联系，但这并不是一回事。

我们生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焦虑不安。没有人——绝没有人——说得准将来怎样。

让坦基感到奇怪而好笑的是，艾扎竟会如此受人尊敬，而且关系很多。这个嗓音低沉的艾扎是个绅士，是许多上层社会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。坦基的表兄是个绅士！报纸上常登着艾扎的照片，光着头，一脸宁静。他显然赚了不少钱（对于坦基来说，微不足道）。也许他不愿意向联邦法官透露，他是一个重罪犯的表哥。如果坦基这么想，那么他错了。

几年前，艾扎还是个疯狂角色。他的电视节目如“二市”<sup>①</sup>剧，像马克斯兄弟<sup>②</sup>的喜剧保留节目，办得都很红火。

现在艾扎的举止大不相同。今天他文文静静，是个绅士。

---

① 即兴演出艺术团团名，由迈克·尼克尔斯等人组成。

② 美国杂耍、电影喜剧演员家族。



当绅士需要些什么？过去需要有世袭的土地、高贵的血统与谈吐。在19世纪末，要懂希腊语和拉丁语，而我每种语言都懂一点，说到这些，我可以享有额外的优势，因为我不必成为反闪米特（反犹太主义）者或不必经放弃犹太籍来强化证明我是文明人，但别管这些。

“尊敬的法官，也许有必要听听已审案的真实情况。当法官很少有机会知道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，作为梅茨格的表兄，我可以是广义上的‘法院之友’<sup>①</sup>。

“坦基在高脚童椅里时我就认识他。坦基这个名字是他在舒尔茨高级橄榄球队时叫出来的。他母亲叫他礼福儿，还叫他福儿亚、福儿卡。她是村妇，生他时还没有佩尔地区<sup>②</sup>。一个巨婴，用带子捆扎着，挣扎着想摆脱带子。声音洪亮，肤色清晰。与其他婴儿一样，他一定也吃宝宝乐或米粉，但姨妈沙娜还给他吃更稠的东西。她在厨房里烧像牛蹄冻这样的天然菜肴，我还记得给他吃过炖肺。肺吃起来像海绵，别有滋味，很耐嚼，有很多软骨。他家住在霍因街的一幢砖头平房里，有个白色和罗马甜瓜色相间的宽条遮篷。姨妈沙娜是个铁腕女人，将家治理得像有几百年的历史似的。她人宽大，像个鼓风机，说话惯用惊叹语气。先用意第绪语说：‘听着！听着！听着！’然

---

① 法律用语。指对案件中涉及公共利害事项陈述自己看法的法院临时法律顾问。

② 历史上指在俄国规定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。